



#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里的“一片生活”

□ 朱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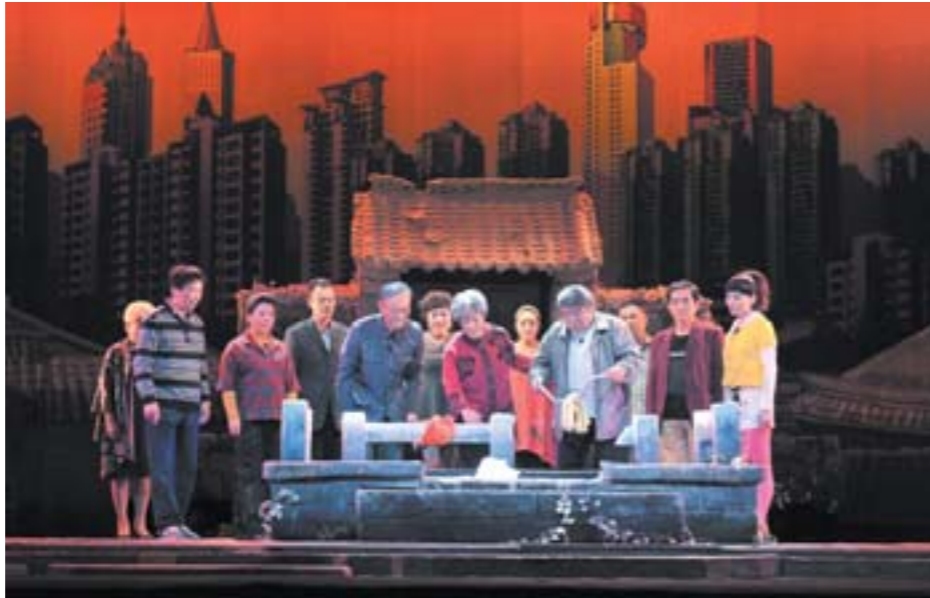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描摹述说了泉城济南一个老街巷院落里居住着的几户人家，由于旧城拆迁勾起的纠结、争执、喧闹。而这一切最终一统归于相互的留恋、惜别……剧情使观众深深沉浸在平凡的美好中，感动于故事的真情，时而畅快欢笑，时而热泪盈眶。

## 老巷里养出的执着， 泉水里浸出的友善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塑造了这样一群人：独特的、典型的、可信的、新鲜的、来自当下生活的一群普通市民。

随着泉水博物馆的开工，大杂院拆迁在即，一直在泉邻巷1号院住着的人们忙着张罗搬家的事。泉大娘珍藏40多年的柜子被儿子小生和女儿大丽当作破烂卖掉了，而这个柜子里装满了泉大娘一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爱怨，泉大娘着急上火一下子病倒了，一院子的人都急着帮忙去找医生。因为丢失和寻找柜子，泉大娘与泉大爷、大聪之间心心相印的不了情缘、泉大娘儿女的身世被逐一揭开。房子面临拆迁，可是能分给儿女的拆迁房只有一套，泉大娘犯了难。儿子小生知道了姐姐大丽是捡来的之后，找泉大娘理论，劝母亲不能糊涂，认为房子得给亲生的，逼得泉大娘说出了他也不是亲生的。泉大娘一生勤劳，靠在街头卖花生仁，无怨无悔地养活了一对儿女，亲情和恩情让争抢房子的一对儿女无地自容，也让观众潸然泪下。

泉大爷一生一直守护着院子里的那眼



泉，每天关切着泉水的涨落，也守护在泉大娘身边。眼看当年为泉大娘打的出嫁的柜子没有找回的希望，为了安慰泉大娘，连夜又打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柜子。泉大娘深知泉大爷的心意，她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欠你的。”泉大爷回答说：“我这一辈子该你的。”让观众不禁唏嘘动容。

大聪叔患了老年痴呆症，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看泉大娘因柜子生病，他自己就跑去满大街找柜子，让满院子的人为他担心，找柜子的同时又急火火地去找他。柜子还真的被他找回来了，惊呆了院子的人……

剧中塑造的这群人有生活的向往，努力地工作，积极地讨生活，宛如生活在我们的

身边的“熟人”，带着我们共有的生活和感受、欢乐和苦闷、挣扎和梦想。通过他们捕捉了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展示了普通人追求善良、诚信、相扶、相助的美好道德情感，融进了撼人心魄的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

## 邻家里走出的主创， 肺腑里写出的亲情

艺术创作是一个贯穿着情感体验的灵性活动，离不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理性的思考，离不开生活的记忆、敏锐的感觉、形象的联想、创造性的想像，更离不开艺术家对技巧的娴熟运用

和灵感的迸发。一个真实感人的作品里，一定驻留着艺术家一颗火热的心和一颗睿智的头脑。方言话剧《泉城人家》正是调动了埋在作者心灵深处的生活感受和情绪记忆，并灌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凝聚而成。《泉城人家》到社区演出时，观众感觉那就是演他们自己的戏，这个戏给了他们太多的记忆和感动。《泉城人家》演出时，编剧王宏悄然坐在观众席里，倾听着老济南观众的议论和笑声，感受着他们的激动。王宏说：很欣慰他们不是当戏看，而是当真事看。《泉城人家》算是他给了自己心中的老济南交了一个溢满情谊的答卷。

剧中使用的贴近日常生活形态的济南方言也成了亲切感人的代码。“木乱、半青、真赛、毛哥、秫米、演道”等朴实敦厚的济南方言包装了一个个包袱，借助济南市曲艺团的曲艺演员们擅长的相声艺术三翻四抖、正反话等技巧，对白妙语迭出，机智诙谐，时时产生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令现场观众倍感亲切而忍俊不禁。导演胡宗琪说，给济南市曲艺团排这个戏，现在想来也是个新鲜事，是“将原本灵活生动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曲艺表演模式置于戏剧严格的规定情境之中，让我们的舞台上呈现出了一片另类的花朵”。为了让曲艺演员们的表演方式、表演技巧更严谨、更符合舞台剧要求，导演割舍了很多有意思的“包袱”，力求在保持舞台剧本体要求的基础上，不丢失曲艺演员的独特技能。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透过生活气息表现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真挚的、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透过平凡生活挖掘出人生的美好意义，传递了生活的热情和温情，因此必将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



# 艺术品、人品 与魅力

## ——话剧《严复》观感

□ 老简

话剧《严复》通过严复、李鸿章、林旭等人物人生中的几个侧面、片段，生动展示了在晚清中国社会大变动时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痛苦反思与对社会变革的殷切期盼，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毕生心血，甚至是流血捐躯。而“后胜于今”的一贯观点，更是说明了严复对中国未来的积极乐观与希望。

文章标题源自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刘彦君女士，在看完山东省话剧院“十艺节”参演剧目《严复》座谈讨论开场后说的一句话。刘彦君具体谈的是《严复》的第七场表演，认为这场戏的构架、戏剧冲突、人物特定情境中性格的塑造、语言对话都十分精彩。谈到严复的饰演者、青年演员张林的表演，她说“这么年轻，很不简单”；说到老戏骨柳玉林所扮演的李鸿章，她用了“魅力”二字。

作为清末一个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严复所经历的时代可谓是风云波涌、惊雷闪电。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袁世凯称帝，中华民国成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复，尽管随着岁月的变迁在职务上变来变去，其个人的命运和经历却并不具备很强的“戏剧性”。要把他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安置在戏剧舞台上时，其戏剧元素就远远不足了。这对话剧《严复》的创作者们来说，是一道关乎成败、很难逾越的障碍。

不过《严复》的创作者们是聪明的，他们用严复、李鸿章、贾吴官三个男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性格、思想、心态与行为展现冲突，构架成了这出戏的主要冲突元素。再加上严夫人、艾茉莉、郑鲁强、苦妹子、林旭等各阶层人物的交相映衬，让本来可能枯燥无味的三个男人戏变得风生水起，波澜有致。而严复与代表着“世俗大多数”人物的贾吴官和晚清政权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展示及思想性格碰撞，通达明晰，淋漓尽致。尤为可贵的是：编创者们尽管曲尽笔墨描述刻画了三个人之间在思想理念、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但却用一个隐形的大形象，把他们从灵魂上、骨血中交织到了一起——即贾吴官对李鸿章所说的“这一派那一派，归根结底都是‘为中国好派’”。但沉浮宦海的直隶总督大人李鸿章当然比严复和贾吴官看得更深远，因为他明白：“为中国好，不一定就是为朝廷好。”其洞察政治、人世、社会的目光老辣通透，让人听后为之颤栗。

支撑起这部戏的三个主要人物严复、李鸿章、贾吴官的演员表演应该说是非常称职的。张林所扮演的严复，由出场时年轻气盛所导致的清孤自傲和桀骜不驯，至不得志而沉沦，成为“瘾君子”；从抱有“报国”情怀的青年才俊到逐渐成为通达世事人生的哲人，其心理路程和戏剧动作作为线脉展示得非常清晰，且赋予了其鲜明的个性、血肉，可信，可爱，可敬；而颓废所扮演的贾吴官，则把晚清官场中的一个良知并没有泯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奴颜婢膝，但却狡黠通达的性格，刻画得非常传神，从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颇获好评。

更为出彩的是省话剧院院长柳玉林所扮演的李鸿章。《严复》一剧，就剧本所提供的而言，人物性格最丰满、个性色彩最具特征的是李鸿章。柳玉林以其深厚的表演功底和体察人物内心的能力，把一代名臣的霸道、孤傲、独特的识人目光，对不同意见、观点的宽容和理解容纳，对晚清岌岌可危情势的无奈与“救国”无望的悲愤和作为一个大清朝的既得利益者与“朝廷难舍的真挚情感，演绎得酣畅淋漓，赢得了人们的共鸣和一致赞赏。被专家们誉为“中国戏剧、影视中从未见过的一个李鸿章”。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很好地起到了烘托剧情的作用，可圈可点。而导演吴晓江，更是以其卓越的掌控能力和对剧情、剧中人物个性的准确把握，将该剧演绎得风生水起。且赋予其写意形式，使该剧平添出一抹浪漫的色彩，别有一番韵味。耐品，令人寻味。

话剧《严复》是一出有品质、有魅力的戏，选材角度与人物展示的不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品位。而严复作为一个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无疑是给戏剧画廊又增添了一幅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物肖像。而剧中独特的李鸿章，也必将成为这个戏剧人物群体中的一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 什么是“文华奖”

“文华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的评奖对象包括戏曲、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儿童剧及有整体构思、非组团组合的大型歌舞、乐舞、杂技、曲艺、木偶、皮影剧目等。文华奖设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单项奖。文华单项奖包括文华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编导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奖、文华表演奖六个奖项。

# 开拓新的艺术审美空间

## ——看杂技剧《聊斋遗梦》

□ 止水

作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聊斋故事近几年成为表演界的大热门。山东省杂技团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是首次将聊斋故事搬上杂技舞台，讲述痴书生与狐仙凄美的爱情故事。书生与狐仙相恋却受到蛇妖的阻挠，判官徇私枉法害死书生，狐仙用自己的灵力救回书生，最终香消玉殒。

杂技剧《聊斋遗梦》在情节的曲折性上也下足了工夫，采用了闪回、倒叙等手法，对男女主人公与邪恶势力斗争，以及对爱情的执着、生死离别时刻的追忆等进行了反复的、梦幻似的展现，颠覆了传统杂技的语言系统。虽然没有语言，没有唱腔，仅靠肢体动作表现情节发展，但却充分表现了人性美，乃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奉献精神，使观众在感动中精神得以升华。

《聊斋志异》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璀璨瑰丽的明珠。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的定位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杂技剧，是截取了《聊斋志异》中《婴宁》、《辛十三娘》、《书痴》等故事素材，凝练出的一部可歌可泣的爱情绝唱。该剧目聘请了国内著名的编剧：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冯双白和实力派编导张戈、刘小荷以及强大的主创团队，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以当代的创作理念、高科技的技术手段，以杂技舞蹈化的表现形式对《聊斋志异》的诠释。《聊斋遗梦》的创作理念求新求变，不仅保留了其独特地域特色和杂技艺术元素，更是依据国际演艺市场的需求，遵循

国际演艺界所推崇的梦幻主义的艺术风格为经，以《聊斋志异》中凄美的爱情故事为纬，以杂技艺术为主体，锻造出一部具有中国艺术特色同时符合国际艺术审美标准的精品力作，以增强该剧在国内国际平台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实现从国内走向国际品牌，打造成为国内国际演出市场的知名品牌。作为一部魔幻杂技剧，杂技仍是《聊斋遗梦》的主体。在杂技技术方面，山东省杂技团有深厚的杂技文化底蕴，其演员队伍整齐，演出力量雄厚，青少年演员成为当今舞台的中坚。全国三获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的杂技团只有两家，山东省杂技团便是其中之一。有许多高难杂技在这部剧里出现，很多都是世界顶尖水准，获得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上过央视春晚的省杂传统强项“蹬人”获得过青少年最高奖项“金K”奖的“蹬鼓”，加以创作革新，出现在该剧最高潮欢快的氛围中。

杂技剧《聊斋遗梦》是古老杂技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尝试，他扩大了杂技的内涵，融合借鉴了更多优秀的艺术形式，使之更具综合性、可视性，表现力更为丰富，不再是单纯的耍把式、玩手艺，而是以呈现艺术色彩、赋予情节，让杂技像戏剧一样有韵味。《聊斋遗梦》还打造了全新的立体化舞台，是中国古典美学特征呈现其中，扩大了杂技的表现空间。舞台设计、灯光都是随《聊斋遗梦》里的故事情节展开让观众入场先入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聊斋遗梦》的审美情境中。该剧邀请了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作曲郭思达、杜牧担纲作曲工

作，在乐曲的选材上，借鉴了《聊斋志异》诞生地傀儡曲的许多元素，营造了原汁原味的聊斋氛围。杂技成为剧的另一个表现是艺术舞蹈化，《聊斋遗梦》将杂技融入剧情，融入舞蹈。高超的演技、美轮美奂的舞台设计随着演员的仙侠飘逸依次展开，惊艳的色彩和浪漫的格调让观众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奇妙境界，中国古典小说的玄幻元素被糅合了舞蹈基因的杂技艺术和现代声光电技术展示得淋漓尽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聊斋遗梦》取

材于古，喻文于今，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剧中塑造了狐仙的美丽善良、知恩图报，对爱情不惜以命相换的执着追求，彰显出中国女性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同时赞扬了书生仗义有为的侠义精神，身经磨难对狐仙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虽然是人与狐的相恋相爱，但因为美丽狐仙对爱情的至死不渝让整个剧目得到了升华，让人唏嘘感叹，潸然泪下。通过人与狐的爱情故事，最终强调渲染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 女人有爱 爱心如海

## ——评大型现代戏曲《圣水河的月亮》

□ 田园

由济宁市演艺集团上演的大型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幕开启，映入眼帘的是一场场发生在农村改革之后凸现的真实故事。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跌宕剧情动人心扉，人物命运令人感叹。



全剧围绕老耿一家现今的变革过程展开戏剧冲突，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通过老耿中年所遭遇的被动和主动的人生转折，将几位农村女性勤劳、善良、淳朴的本质展现开来，把她们的爱心坦陈在阳

光下、风雨里，让人观看，让人怜悯，让人感悟。

老耿的丈夫忠义在外开了小公司，带情人回家过年，老耿发现了丈夫的外遇不啻五雷轰顶，但她没有激烈抗争，她意识到鱼死网破不如临渊慕鱼，退出漩涡之外，安排自己的日子。整天围绕锅台转，儿女家务做不完，麻木的生活磨消了她年轻时的理想和形象，如今一切结束了，重新开始没有男人的生活。如果说忠义的离去是她命运的被动转折，复苏的青春活力上山创业是她主动改变命运的开始。命运的变化神鬼难测，忠义与刘云重新组织家庭后事业兴旺，然而忠义却在一次事故后受伤，失忆瘫痪。为了公司的运作和发展，刘云将忠义送回老家养伤。老耿的事业红火正盛，面对昔日的丈夫百感交集，爱心复萌压倒了愤懑，以当年的温柔伺候忠义治疗，唤醒了难以割舍的情分，恩怨分解在她不弃的爱心里。

刘云是个大学生，现代女性的不羁和追求促使她任意攫取幸福，她选择了事业小有成就的老乡忠义，认为他们的爱情能够给双方插上事业腾飞的翅膀。她以“唯爱”为理由真挚地投入到感情矛盾的旋涡里夺得了男人，全心全意地去爱他直至完全拥有他。刘云的出现不像社会上为了金钱或某种生活

的需要而去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她能够给忠义的“快车”安上现代化的“发动机”使他跑得更快，而老耿不能。也正是这样，忠义有了刘云更是生机勃勃，公司飞速发展，村民有了依靠和希望。但“快车”出了故障，忠义成了没有意识的病人。刘云的命运又遭遇极大的挫折，但感情的河流却没有出现曲折。爱还是忠贞的，生活更是艰难的。她的丈夫和前妻接去疗养，她为老耿的大爱所感动，甜蜜苦涩苦辣的情感使刘云成熟了，圣水河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

剧中的另一个女人是婆婆。老人从古老的山村小路走来，眼前的景变改变不了内心的初始情结，她不能接受儿子对媳妇的背叛，不能容忍其他女人来勾引儿子，大加指责和干涉。然而巨变的到来是时代使然，儿子离去了，她以疼爱的心去温暖受到伤害的媳妇，不向骨肉向弱女，她体现着中国女人传统的美德，是另一种香醇的爱，爱心绵绵。

这部大戏塑造了三位中国农村女人，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在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她们以各自不同的形象跋涉着甜蜜又苦涩的命运之旅，每时每刻都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行为的张力，思想的动力。而溢于形象之外的，是她们澎湃如海的无尽爱心。